

#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UN DOCUMENT

S/1978/317

PROVISIONAL

S/PV.2087

29 September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二〇八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成员国：玻利维亚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科威特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罗隆·安纳亚先生

贾米森先生

陈楚先生

德居兰戈先生

恩东先生

根舍先生

瓦杰帕伊先生

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酋长

兰普尔先生

阿德福佩先生

哈尔拉穆夫先生

欧文博士

万斯先生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四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 主席发言

主席：我代表安理会，欢迎今天出席安理会的加拿大外交部长贾米森先生阁下，法国外交部长德居兰戈先生阁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付总理兼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先生阁下，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先生阁下，科威特付首相兼外交部长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酋长阁下，尼日利亚外交部长亨利·阿德福佩博士少将，联合王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戴维·欧文先生阁下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先生阁下。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纳米比亚局势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第431(1978)号决议第2段提出的报告(S/12827)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我收到了贝宁、博茨瓦纳、苏丹和赞比亚四国代表的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洪加武先生（贝宁）、特卢先生（博茨瓦纳）、萨赫卢勒先生（苏丹）和姆瓦勒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信，内容如下：

“据了解，安全理事会可望于不久的将来讨论纳米比亚问题。

“我想向你表示，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参加这次讨论，但无表决权。

“为此。纳米比亚理事会将派一个代表团代表出席，由我本人以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身分担任团长，团员包括纳米比亚理事会下列三位付主席：贾帕尔先生（印度），奎瓦斯·坎西诺先生（墨西哥）和布瓦耶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 ”

我还接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信，内容如下：

“按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信，内容如下：

“按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会议的决定，我荣幸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准许我代表特别委员会参加安理会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 ”

过去，安全理事会曾经邀请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参加审议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根据这个惯例，我建议安理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主席和代表团以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科尼女士和代表团其他团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现在邀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三国代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内容如下：

“我们三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签名如下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时候，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发出邀请。 ”

这封信已作为安理会 S/12866 号文件分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项要求，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萨姆·努乔马先生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努乔马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还收到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三国代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内容如下：

“我们三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签名如下，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时候，向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埃德姆·科乔先生阁下发出邀请。”

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 S/12872 号文件分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项要求，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埃德姆·科乔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埃德姆·科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埃德姆·科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我要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 S/12865 号文件里加拿大、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 安理会各成员面前还有一份 S/12827 号文件；这是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第 431(1978)号决议第 2 段提出的报告，也是刚才通过的议程上提到的报告。 此外，各位成员面前还有下列其他文件：S/12836、S/12839、S/12841、S/12853、S/12854 和 S/12868。

我获悉秘书长想发言。 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秘书长：在发言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以前，我要对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的突然逝世，表示震惊和哀悼。 这使我们蒙受意料不到的损失。 我们失去一位很有前途的、很了不起的宗教领袖。 教宗若望·保禄在位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已经给各地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直截了当、他既爽直又朴实，性格开朗，证明他决心运用他在宗教上的崇高职位，从事人类的重大事业。 我趁此机会，向教廷的常驻观察员表示恳切的哀悼。

我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有关五国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12827)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月了。 在这段期间，有关各方对我的报告作了详尽的研究，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同有关各方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协商。 在协商时看到若干关切的问题，我想，如果我把特别代表执行任务的方式说明一下，对这些问题会有帮助。 我的提议所根据的是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S/12636号文件内载建议所明确委任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过渡时期援助团）执行的各项任务。 如果我们采取任何其他的途径，这些任务就不可能切实完成。

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国对这些工作的费用表示忧虑。 我了解这对安理会各成员国是一个特别沉重的负担，当然我会设法保证以尽可能最经济的办法来执行这项任务。 但是，安理会所有成员国会了解，最重要的考虑还是过渡时期援助团能否顺利执行建议中指派给它的任务。 如果联合国的存在分量不够，就可能发生有意无意的事故，可能因此再次发生冲突。 显而易见的，这将破坏过渡时期援助团整个宗旨，就是确保在和平情况下自由而公正地进行选举。

我也想对过渡时期援助团军事人员的组成，发表一些意见。 我的特别代表由顾问陪同访问纳米比亚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菲利普少将有机会参观了该国的军事设施，并同南非军方详细讨论了当地的状况与过渡时期援助团为执行任务所应承担的工作。 当然，在我的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只是一种估计。 这是考虑到所要执行的任务，联合国以前的经验，以及与联合国人员部署有关的规则和规

章，根据可靠内行的判断和经验作出的一种估计。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军事人员将逐步组合起来，同时为了实际上和其他的原因，将分阶段派遣。军事人员的核定最高限额将为 7,500 人（包括负责后勤任务的 2,300 人），很明显的是，在任何一个时间内，军事人员实际人数要看一般局势的发展而定。我将不断审查这种局势的发展，并进行必要的协商。在这方面，各方提供合作、维持停火和安全情况等因素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在研究如何能让民事人员进行至少一些军事人员的后勤工作。

我也想对这种联合国军事人员的组织程序提出一些意见。虽然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显然已经非常不正式地采取了初步行动，准备承担安全理事会可能指派给我们的任务，但我希望这里强调，迄今还没有人承诺提供军事特遣队。谁也不能作出这种承诺，因为我在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说过：

“将同安全理事会和有关各方协商，考虑到公平地域分配的公认原则，”

选定特遣队（S/12827）。

我希望在这里强调，过去这种协商过程进行得很顺利，从而保证了所有各方的合作，没有所有各方的合作，这种工作是无法成功的。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431（1978）号决议，联合国的目标是监察和监督整个选举过程。我的特别代表还必须查明是否有了适当的条件，容许举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并推动公正无私的选举过程。

但是在选举过程开始之前，必须先有便利选举的条件。按照 S/12636 号文件所载的建议，在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核可我的报告之后，所有各方要立刻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关于这一点，我注意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南非都已表示，只要对方遵守停火，他们也愿意这样作。我在报告中已经说过，这个建议的第 4 和 12 段中也清楚指出，有关各方的合作是过渡时期援助团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我欢迎各邻近国家向我提出的保证，我准备指示我的特别代表：一旦我的报告获得通过，就立即同各邻近国家探讨用什么实际的办法来便利他执行任务。

在我的报告第29和30段中，我是想说明特别代表如何执行他对现有警察部队问题的责任。

按照安全理事会S/12636号文件，现有警察部队仍应负起过渡期间维持纳米比亚法律和秩序的主要责任。

不过，特别代表也有下列明确责任：(a) 查明行政长官是否确保警察部队行为良好；(b) 查明行政长官是否采取必要行动保证警察部队在过渡期间适合继续受雇；(c) 必要时作出安排，由联合国人员陪同警察部队执行任务。

因此，必须有指定的人员供特别代表支配，以确保满意地执行上述监督责任。此外，我在结论中说，为了安全和效率，这些任务最好由具备专业资格的民事人员来执行。有人表示关切的另一个问题是，监督警察部队的联合国人员的数目是否与他们将要负起的任务相称。当然，我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关于选举的时间和纳米比亚独立的日期，有人提出了若干需要考虑的事。我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大部分的政党都认为必须维持准备阶段各个顺序排列的时期，给予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竞选工作，以保证办理自由而公平的选举。当然，目标不只是在某一个日期进行选举，而是要进行确实自由而公平的选举。

要紧的是，选举过程的所有方面都要作到无可非难，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点要很明显。各政党对选民登记的过程表示担心，并提出若干关于现行登记方式的指控，要我注意。建议中清楚表明，在整个选举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凡是影响到各级行政工作上的政治程序的措施，在付诸实施之前，必须由特别代表查明是否公平恰当。

因此很清楚的是，特别代表到达那个领土后，将重新检查一切程序和措施，包括选民的登记，以查明这些程序和措施是否公平恰当。因此，特别代表将审查登记过程，我可以向所有政党保证，特别代表在没有彻底查明登记过程的确公平之前，决不会核准这种过程。

按照 S/12636号文件第 10 段，特别代表将采取步骤保证选举过程不会受到任何方面的威胁或干涉。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我的报告的执行有赖于所有有关方面的合作和谅解，当然也有赖于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的合作和谅解。关于这一点，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五个西方国家政府已向我充分保证，它们将继续斡旋，以促进报告的执行。为此目的，我的特别代表也将进行认为必要的进一步协商。我也希望以上各点说明能够解决所有各方担心的问题。

主席：谢谢秘书长的发言。

据我了解，安理会各成员已准备进行表决。因此，我把 S/12865 号文件里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玻利维亚、加拿大、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无。

弃权：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的结果是：十二票赞成，零票反对，两票弃权。安理会有一个成员国没有参加表决。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 435(1978)号决议。

根舍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此刻，我们都知道了一件令我们深感震惊的事。我说的是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突然逝世。在他担任教皇的短暂时间里，他从虔诚的信仰中滋生出来的人道精神感动了整个世界。他为全人类带来了一线希望。我们哀悼之余，应该做到不辜负这个希望。



我们通过第431(1978)号决议，就是采取一个果断的步骤，为纳米比亚问题的寻求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今天的决定应当能够推动在联合国监督之下过渡到独立的实际过程。在安全理事会决定把S/12636号文件建议的解决办法，当作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办法的纲领。这个划时代的决定今天依然是正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曾经积极地合作提出这个建议，现在继续支持这个建议。

但是，南非共和国前任总理已经拒绝按照大家的殷切希望，早日执行这项建议。如果他在1978年九月二十日发表声明付诸实施的话，就会阻止建议的解决办法的执行，一直到在南非单方面控制之下，未经联合国参与，而完成选举的过程。这样的选举是不会得到国际承认的。

显然，有些力量甚至还设法要在原定选举工作进行以后，阻挠建议的解决办法的执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安全理事会其他四个成员国——加拿大、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承担南非与其他有关各方之间调解人的困难任务。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也符合南非本身的利益，因为纳米比亚可以成为和平解决冲突的模范。我们要使它成为南部非洲和平的模范。

因此，我们请问南非共和国：

纳米比亚问题得到国际承认的解决办法，难道不是也让南非有机会改善它本身的国际地位吗？

现在向整个国际社会挑战，是否真正符合南非的利益？南非真想在最后一刻破坏安全理事会里西方五国争取和平的努力吗？南非能忽视各有关非洲政府的建设性努力吗？难道它想放弃使一切种族在永久的和平与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的机会吗？它难道愿意冒着血腥种族战争的危險，让人民遭受到这种战争造成的无尽苦难吗？

我们呼吁新的南非政府面对这些问题。它既有责任也有另外一次机会来实行历史性的改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欢迎一个以理智为基础的解决办法。我们准备作任何必要的接触，以进一步澄清情况。

我们同加拿大、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一起，要与所有有关方面进行有目的的合作，完成这项建议的解决办法。我们由衷的希望，现在在南非居领导地位的人认识他们的历史性责任，不再迟疑地握住别人向他们伸出的手。

我们不能相信，南非政府同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路之后，现在会离开这个途径，而决定反对一个垂手可得的，在国际监督下的和平解决办法。

南非共和国国内任何人都不容忽视这种做法必然产生的后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遵守这个建议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也赞同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报告。

我代表联邦政府向秘书长表示谢意。联合国特别代表阿提萨里先生和他的随员在这样短暂的期间内完成有效的工作，我要为此表示由衷的赞赏。那份报告，以及秘书长所作的说明都与建议的解决办法相符合。联邦政府会帮助执行刚才通过的决议，使它能够实现。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忽视这项决议。

我们期望南非政府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来判断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所需军事人员的人数。没有人能忽略一个事实，就是纳米比亚的面积等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总和。为了人民和边界的安全，把人数最高限额定为 7,550 人，这难道实在不合理吗？这究竟是避免流血。

秘书长的评论无疑地会使这一点更容易取得谅解。无论任何人，包括南非一方的人在内，会否认在这个核定的纲领内，可以调动的人员数目，是联合国特别代表履行他各项职责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人数。过渡时期援助团所负的一切职责在建议的解决办法中都具体地个别列出，因此也都经过南非应允。

从一开始，就已决定联合国部队的人数问题应由秘书长决定。这项决定后来由联合国特别代表调查团作出。

重要的是，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工作是决定的因素。关于这些工作，援助团一直与南非进行详尽的协商，而且也得到南非的接受。我们非常了解，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军事人员和民事人员的比例会造成，心理上的问题。本着合作的精神来讨论这些问题，设法寻求双方同意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不但非常符合秘书长的报告所主张，也与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目标一致。

在联合国部队的组成问题上希望进行协商，这是可以了解的，也是合理的。因此，早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秘书长就接见了南非驻联合国代表，来讨论这一点。他一定会遵守进行协商的诺言。

南非对过渡时期援助团承担的警察事务表示忧虑，经过秘书长说明后，也已经实在不必担心了。

建议的解决办法的要点是自由选举。为了保证机会平等，我们认为绝不可不让各方都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时期。在决定选举日期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有些方面对于预先登记选民表示关切这是很对的，因为那种做法与建议的解决不符。秘书长说明，除非特别代表完全相信选民登记工作毫无疑问是公平的，联合国决不赞成任何一项选民登记。因此，努乔马主席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给秘书长的信就表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毫无保留地接受的建议解决办法和秘书长的报告。因此，如果现在进一步拖延，无法订出国际所接受的解决办法，其责任完全是在南非共和国身上。

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一天不举行，南非政府就一天不能说它是按照纳米比亚人民的意志行事。建议的解决办法的要点就是查出这个意志是什么。

各位成员一定记得，近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纳米比亚的天主教，路德福音教和英国圣公会的代表曾经发表联合声明说：

“我们极为惊讶和遗憾地听说南非决定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而选举的方式使联合国和纳米比亚几个主要的政党都极不可能参加。正如我们过去屡次提

出的警告，这类行动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现有的问题和紧张情势更加严重，可能导致武力和暴力行为的迅速增长。”

任何人都不得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

全世界的群众都在担心，国际上争取和平的努力，似乎已经成功在即，但是，即使在克服了一切重大的困难之后，还是可能受到破坏。

我们向所有有关方面呼吁，不要孤注一掷，白白丢掉这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而不打开一条道路，让一国人民和平地自由地实行自决，我们一定要挽救这个和平解决办法。

我们不同意那些指责联合国秘书长不公平的人。 他自己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向全世界重申：

“众所周知，联合国历来参与维持和平与过渡到独立的程序，都表现出它的能力、客观和公正无私的态度。 联合国一定会同有关各方充分合作进行它在这方面承担的任何工作。”

过渡时期援助团将处于安全理事会监督之下。 联合国特别代表履行第一期任务时，表现得这样公正无私，连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发表声明时都表示稍为宽心，他们说：“……我们不能说联合国会表现偏袒的态度；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阿提萨里先生在最近一次访问期间树立的榜样，表现出公正无私的态度……”

我在这个会场上宣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决心要做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一个公正而热心帮忙的伙伴，目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尽其所能，促进这个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正义。

我在安理会再次向所有负责的人呼吁：开拓一条道路，让各种族的人民在纳米比亚境内，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处；树立一个和平解决世界上的争端的模范；在纳米比亚开辟出国际合作的道路；确保停火立刻生效；避免种族战争；决定促进和平。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向你表示，我很高兴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主持安全理事会。当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这次辩论时，安理会一定很高兴可以借重你的经验和才干。请你放心，法国代表团一定会同你合作，并支持你。

我也要对中国大使表示感激，他在八月份十分熟练地执行了他的任务。

在参加今天的辩论以前，我希望表示，我国政府和我本人今天早晨接到教宗若望保禄一世逝世的消息时，感到多么哀痛。所有的基督教徒和所有献身于和平与人类和解的人，都不能不为这位天主教领袖的突然逝世而惋惜。他的开明态度和领导能力已经给整个国际社会留下良好的印象。我谨请罗马教廷观察员接受我最诚恳的哀悼。

七月二十七日，我曾经在这个议席上强调，安全理事会通过西方五国建议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了一个对纳米比亚以及整个南部非洲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后来，秘书长执行第431(1978)号决议，委派了他的特别代表到纳米比亚去。这位代表在那里同地方当局合作，研究如何执行这项特别复杂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今天正审议这个特派团提出的建议。我想对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和他们的助理所做的卓越工作，表示感谢。

法国代表团已同它的四个西方伙伴十分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的报告。我们认为，报告所列的各项建议忠实地反映了我们的解决计划的精神，与解决计划的基本规定并没有差别。因此，我们予以毫无保留的支持。我想补充说明，我们认为，秘书长在安理会所作的介绍性发言，对有关各方表示关心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此外，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五国提出建议之后不久，南非就表示接受，现在却拒绝执行建议。

我想在这里，就南非政府所提出的论点，讲几句话。我惊讶地注意到，其中一些论点似乎是怀疑我们的建议里主要的一项规定，即在联合国监督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

让我们谈谈日期的问题。 在进行选举以前，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异议，必须具备若干条件，以保证选举过程公平正当。 因此，为了取得这些必需的条件，一定要遵守我们的建议中订出的时间表，即使这样必须把原订的独立日期推迟几个月。

现在我要谈到部队的问题。 无可置疑，联合国为了履行它的责任，必须具备必要的能力，特别是文职和军事人员。 如五国建议的规定一样，部队的人数是由秘书长自己考虑到所要完成的工作后决定的。 我们信任他的判断。 此外，我注意到瓦尔德海姆先生在他的介绍性发言中强调，7,500人这个数目是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军事人员经过核定的最高限额，实际人数要看局势的发展而定，由他本人进行必要的磋商后作出估计。 我相信秘书长的说明可以减轻任何可能的忧虑。

较普遍来说，我们知道有人担忧联合国或许不能客观地履行它的任务。 我们这个组织的历史证明这些忧虑是错误的。 实际上，每当联合国发挥它的作用帮助一个领土实行独立的时候，它的做法都是公正无私的。 就纳米比亚来说，这个行为守则也一定要严格遵守。 安全理事会是过渡时期援助团的最高权力当局，它将非常严密注意这一点。

考虑到这些因素，南非共和国如果不是想找一个假的借口来搪塞，就不能再拒不接受国际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办法。 这个解决办法已得到纳米比亚各方的大多数的支持，包括西南非民组在内。 各前线国家以及其他非洲国家都不断予以支持。 整个国际社会都渴望采取这个解决办法。

比勒陀利亚九月二十日通过的各项决议，引起了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个地区的平静状态本来就很脆弱，当地危险的紧张局势可能因此死灰复燃。 如果南非共和国偏要单方面在纳米比亚筹办选举，就会陷于绝境，因为，各方一定会否认这个选举过程产生出来的议会的合法性。

南非外交部长在九月二十七日写信给秘书长，肯定表示他无意把任何谈判的门堵死。 我们注意到这句话，并告诫南非立即放弃这个使其陷于悲惨的孤立境地的短视政策。

安全理事会听取了秘书长的补充说明以后，现已通过了他的报告。南非再度面临一次选择；对纳米比亚的前途和南非自己的前途来说，这是一次决定性的选择。我正式呼吁南非政府不要把一个注定失败的内部解决办法强加于纳米比亚，而决定同联合国合作，使纳米比亚能够跻于独立国家之列。我十分郑重地请它不要作出一个选择，而使自己在国际社会陷于悲惨的孤立地位。

主席：我感谢法国外交部长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万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在九月份精明能干地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安理会上次在七月二十七日开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时，我国政府同联系小组的其他四个成员都对事态的好转表示满意，因为这个转变似乎使我们更接近和平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时刻。在这间隔时期内，我们看到致力于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工作，从秘书长派调查团访问的时候起踏入一个充满希望的阶段，最后南非政府却自己决定在纳米比亚进行选举。当初南非政府表示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以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为基础，促成纳米比亚的独立；后来这项决定，真是出尔反尔。

我们对此深感关切。虽然我无意分析南非采取目前这个立场的理由，但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情，确是我们在制订建议的过程中连续碰到的许许多多障碍中最严重的一个障碍。这个建议就是秘书长的报告的主题。

我要根据上述事态发展，阐明我国政府的立场。

第一，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秘书长的报告和他今天下午解释问题的介绍性发言。他的报告和发言构成一个切实的办法，与五国政府同有关各方所制订的建议是一致的。

第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成立后，必须有效地、公正地执行任务，严格遵守总目标，就是利用自由公平的选举，使纳米比亚早日实现独立。假定这个建议

的执行工作上的一切障碍都能迅速克服，一九七九年四月底以前就可以在纳米比亚进行这种选举。

第三，我们投票赞成这项决议，并肯定表示对秘书长的支持，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授权秘书长灵活执行这个报告，以确保能够应付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一旦部署工作必定碰到的问题和挑战。

我呼吁当事各方考虑同本决议的目标和过渡时期援助团的部署有关的以下各点：

如果不是因为有关各方愿意认真进行谈判并作出重大的让步，五国政府尽管努力，却不会把事情推动到这个地步。

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五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下去。南非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已下决心，保证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载的方案得到执行。

南非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例如决定在纳米比亚进行选举，是不能得到承认的，也不会产生在国际上具有任何合法性的政治过程。

南非政府和纳米比亚国内各政党不应存有任何幻想。南非当局现在预定于十二月四日进行选择，但国际社会不可能也不会承认选举的结果是自由正当地表达出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只有一个办法，纳米比亚可以实现独立而得到国际社会完全承认，就是彻底地、严格地遵照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第431(1978)号决议所认可的建议。

如果南非剥夺了纳米比亚人民这次和平过渡到独立的难得机会，那就太不幸了。南非政府和纳米比亚的所有政党必定认识到这种做法会为纳米比亚、南非和整个地区的人民带来各种困难。我们打算继续努力说服南非同联合国合作。

因此，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坚决努力劝告南非说，同联合国协力执行我们所通过的决议，而不容许回到过去暴力行为和孤立日益增加的局面，最合乎它本身的利益，也最合乎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我们期望西南非民组和纳米比亚其他政党继续合作，奉行秘书长的报告所执行的建议。我们呼吁南非重新考虑它的立场。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欧文博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在本月分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的表现。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表示我个人和我国政府听到教宗若望·保禄一世逝世的噩耗，感到哀痛。他以非常朴实的态度，开始担任这个十个重要的职位，我想当时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会为国际和平与协调做出很大的贡献。我们大家——信奉各种宗教、持有各种信仰的人，甚至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感到世界失去了一位极有潜力的人。

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他的军事顾问的陪同下，已与纳米比亚所有各方详尽地讨论了如何执行上次安理会开会时提出的解决办法。所有各方同声赞扬阿提萨里先生和他同行政长官建立的工作关系，这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他们能够互相合作，这对纳米比亚的过渡时期是极其重要的。

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人数，使一些南非政客感到担忧，但是，除了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图尔恩哈勒民盟）之外，没有什么实际证据显示纳米比亚人民对此担心。这个数字反映出菲利普将军同有关各方——包括实际驻在纳米比亚的南非军事指挥官——商讨之后对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任务所做的详细估计。他们进行的是技术性、专业性和军事性的商讨。秘书长已经表明，为了执行他的报告，他将进行必要的进一步协商。所以，南非政府可以放心，秘书长已经听到它的抱怨，将同行政长官商量援助团的逐渐扩充。

秘书长已经明确表示，7,500人是个估计数，也是核准的最高限额，他将在这个限额内进行工作。将来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军事人员的人数和扩充情形，要看安全方面的实际需要而定。

我们大家都知道军事人员的组成也是个严重和敏感的问题。秘书长已表明将根据同所有方面的协商来组成过渡时期援助团。他已经开始进行协商，但是，据

我本人所知，他还没有对任何人作出承诺。我国政府表示愿意从英国陆军中提供80名通信专家，但要等秘书长决定需不需要他们，他确实也还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否需要。过去联合国所有各项维持和平行动，经过各方协商后，总是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组成办法，谁要是担心秘书长没有能力协调不同意见，应该看看联合国如何技巧地提供了有效的而为各方接受的维持和平部队，驻在中东、塞浦路斯、黎巴嫩等不同地区。我坚信组成问题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建议的选民登记程序是合理的，根据我们听到的解释，我相信所有各方对这个程序都感到满意。我们都希望纳米比亚迅速取得独立。这正是国际社会多年来努力的目标；当我们第一次提出五国建议时，我们是希望纳米比亚在七个月后——也就是今年年底——独立。如大家所知，谈判所费时间不幸比我们希望的要长，日程表不得不拖延，在罗得西亚和津巴布韦独立问题上的谈判情况也是这样。我认为，秘书长的做法是对的，他维持五国建议所载各项程序的日程认为这是公正自由选举的关键，而不刻板地遵守一个日期，因为当初预订这个日期，是以为谈判工作比实际进行得快。象罗得西亚的情形一样，据我判断，最起码要六个月的时间来进行选举，因为在国外的民族主义人士必须回国开始竞选。在国内的民族主义人士总想早日举行选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会比对手抢先一步。我们搞政治的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想这样做，但是，我们搞政治又希望进行公正自由选举的人，都知道必须制订对各党各派一律公平的规则和条例。公平的选举得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人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国际社会才能接受过渡的程序，才会承认由此产生的独立政府。象罗得西亚的情形一样，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多年来拒绝接受多数统治，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但即使这样，他们还企图操纵事情的结果。有些人打着选举的招牌、企图在选举的时间、监选工作和选举方式上做手脚，好让最同情他们的党派当选。这不是民主。国际社会要是串通作出这种安排，就会使人们对民主程序失去信心。

我相信，纳米比亚人民认识到，我们现在认可的联合国建议和秘书长今天下午所说的话已经解答他们真正关切的问题；我希望很多纳米比亚人认真地读一读秘书长谨慎的发言。五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已承诺继续帮助和支持秘书长报告的执行。我们五国政府愿意同新的南非政府会谈，帮助劝说它，使它相信这个安排符合人人利益——南非人民的利益、南部非洲、整个非洲和全世界人人的利益。

今后几个星期里，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进行这项说服工作，但是南非政府必须正面答复一个问题，就是它究竟真想为纳米比亚取得一个国际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还是实际上想找借口来强迫别人接受内部解决的办法。过去十八个月里，也许有某些人在谈判时以为我们永远不能达成协议，以为西方五国和非洲国家永远不能说服西南非民组放弃武装斗争而把问题交给纳米比亚的选民来决定。西南非民组接受了这个办法，值得赞扬。南非有些人可能口头表示支持公正自由选举和独立的原则，以为谈判会破裂，他们也就永远不需要实现自己的诺言。如果有这种人——我希望没有——我相信，从他们对秘书长今天所作的全面说明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他们是真正关心问题呢，还是只想以此为借口，来逃避他们不愿见到的事情，就是纳米比亚全体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如果安全理事会需要在十月底开会，我国政府的对策将取决于南非新政府今后几个星期表现的态度。我们不是出口威胁，但如果眼前没有解决的办法，安全理事会又得再度开会，局势就会十分严重，南非政府对此不应低估。我们在过去十八个月和今后几个星期都表现出合理积极的态度，但南非的任何人不要看错我们这种态度后面的决心。南非现在要作出决定。非洲其余的国家和全世界通过这个决议，就是表明它们要走的路。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对我的夸奖。

贾米森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也要象其他代表一样，赞扬你在这困难

时刻以最有效率的、杰出的风度，来主持安理会工作。

同时我想表示，今天听到教宗若望·保禄一世逝世，我们深感悲痛。他开始就任时，全世界都高兴，认为这位教宗会表现出智慧、坦诚和谦虚。允许我向教廷的常驻观察员表示衷心深切的慰问。

大约十八个月前，五个国家努力为长期存在的纳米比亚问题寻找实际的和平解决办法。加拿大是这五国中的一个，自然很高兴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刚通过的决议。两天前我向大会发言时已明确说过，加拿大坚定相信秘书长的报告完全符合五个西方成员国向安理会提出的建议，他今天在安理会所作的说明也是如此。我们还认为，刚才通过的决议规定成立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必能使纳米比亚有一个真正和平及有效的政治过程，尽早取得国际公认的彻底独立。

我一定要祝贺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阿提萨里先生，他们为执行第431（1978）号决议努力制定了一个全面的、从专业眼光来看是妥善的行动计划，值得我们称赞。我同时要感谢非洲各国，由于它们的努力，这个重大的决定才能通过。我也十分感激地注意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已保证充分和作。

回想起一年半前的局面，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成就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对此感到更大的欣慰，那是因为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主要当事一方肯不肯合作。南非政府已经表示它不同意秘书长报告的形式，这个报告在今天正式提出之前已经送到比勒陀利亚去了。南非还表示要单方在纳米比亚举办选举，说是为了确定当地居民的意见。我在大会发言时已说得很清楚，采取这条行动路线是极为短视的，而且如此不顾国际社会的意见，会有十分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再度呼吁南非政府和纳米比亚那些赞成这条错误路线的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西方国家的代表和我完全愿意尽一切力量来排除必须克服的困难。若是抛弃长期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盲目走进另一个对抗的时期，那就再荒唐不过了。

我相信有关各方都还有相当的诚意，来实现我的目标。

长期以来,我国参与联合国努力帮助世界动乱地区维持或实现和平。 我们为我们的成绩感到自豪,我们也很高兴看到联合国特遣队一向表现都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在一切情况下,都确是一个促进稳定和公正态度的因素。 加拿大积极参与这项决议通过以前的谈判,自然愿意仔细考虑我们如何能最有效地同秘书长合作,共同为实现纳米比亚的和平与独立而努力。

主席：谢谢加拿大外交部长对我的夸奖。

(印度)

瓦杰帕伊先生 (印度)：安全理事会现在正进入第385(1976)号决议的执行工作上一个关键阶段。这项决议是要确保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非法的行政机构和驻留的军事人员。它也要以联合国监督和监察的自由选举为基础，使纳米比亚得到真正的独立，确保其领土完整和主权。

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是由两个主要的力量造成的。第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所领导并获得纳米比亚人民支持的解放斗争的力量越来越大，取得重大的胜利，无疑地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接受第385(1976)号决议的条件。

第二，安全理事会的五个西方成员国，利用它们巨大的集体力量，与南非商讨实际的办法，以便南非在第385(1976)号决议的基础上，和平撤出纳米比亚。

秘书长拟订了一项全面计划以促进五个西方理事国的提案，我要公开宣布我国政府很感激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所做的工作。

大家亟需注意到的一点，是西南非民组接受了秘书长关于停火和由联合国监察和监督选举的计划，但有一些意见。我国代表团支持西南非民组的建议，认为这些建议的目的是确保在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南非既未接受秘书长的计划，也未同意与安全理事会合作，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当然，秘书长的计划必须得到南非的合作，才能够成功地、和平地执行。南非如果拒绝这项计划，必然激起各个民族主义力量加紧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因为它们没有其他光明正大的办法可以选择。

安全理事会通过秘书长的计划，就是明确地希望五个西方理事国与南非恢复接触，以便劝使它接受已通过的计划。如果南非在未来两个星期内不这样做，安理会就不得不采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必要措施，叫南非懂得必须与安全理事会合作执行第385(1976)号决议。

无疑地，我们必须谴责南非可能在纳米比亚采取的任何片面行动，不在联合国

(尼日利亚)

的监督 and 监察下举行选举，或让纳米比亚假装独立。纳米比亚独一无二具有国际领土的地位，我们凭着良心，根据国际法，都有义务实践诺言，让纳米比亚人民得到真正的独立。

阿德福佩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这是我担任尼日利亚代表后在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发言，让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同前面发言的各位代表一样，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的要职。我毫不怀疑，在你任期内，你卓越的才能会使安理会不断得到益处。

摆在我们议程上的是纳米比亚的问题，我敢说是纳米比亚的难题。这个时候，由你来主持安全理事会这个重要会议，我国代表团感到很高兴。众人皆知，在促进自由、独立和合乎自然的正义方面，贵国发挥支援和创新的作用，在联合国范围内作出贡献。因此，我希望而且期待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在这个领域和其他有关领域更密切合作，共同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拓新的、有价值的境界，促进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

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秘书长按照第431(1978)号决议，在S/12827号文件内提出有用的全面报告。这项决议是依照西方国家的计划拟定的，也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通过的，其中特别委托秘书长派一个工作队到纳米比亚去拟订这个领土早日民主地实行独立的方式。考虑到秘书长这项任务的性质，隐约可见的敌对气氛，和他的特派团在工作上所处的陌生环境，我们不得不热烈赞扬秘书长向我们提出了这一份文件，内容非常简洁，却能掌握任务，既能彻底配合建议，又能了解纳米比亚境内必须解决的所有各项问题。

纳米比亚问题经过多年来毫无结果的口舌之争，大会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作出历史性的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而对这个领土负起直接的责任。大会作出那项决定，把纳米比亚变成“联合国的监护区”，正确地宣布南非没有确保土著居民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福利及安全，实际上，南非完全篡改和

曲解其托管委任统治权。这是第一项慎重的、公正的意见，它引起并推动合理的、协调一致的国际压力，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撤出这个领土。联合国要在那里确立其实际存在是合理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联合国特派团在那里受到怎样的破坏。

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毫不气馁，从未放松要求对南非施加压力，解除它在政治和行政上对纳米比亚的控制。一些国家和利益集团怀疑大会是否有合法权力撤销南非的委任统治权，借此来辩解它们为什么临阵退缩，不参加国际努力迫使南非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公正的、荣誉的行动。到了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这种推托搪塞的话最后才归于沉寂。在那天，各位代表一定记得，国际法院以十三票对两票，发表判词如下：

“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系属非法，是以南非有义务”——道德上的义务——“立即将其管理机关撤出纳米比亚，并停止占领该领土”。

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许多决议，目的仅在继续推动对种族主义占领政权的压力，但是它终于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表示其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决心。我刚才已经提到这项决议，据说西方国家的计划也是因为这项决议的感召而拟订。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本着其宽宏大量的妥协精神，为了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准备并且已经接受这项决议。

南非对这一切的答复是不妥协和蔑视整个国际社会的集体意志。当然，南非政府能够表现这种毫不理会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它在西方国家集团里的朋友已经证明它们缺少政治意志，以有效的方式来对付有关的问题，取得期望的公正和彻底的解决。

西方国家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尽管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但是因为实际上需要早日结束几十年来南非统治下纳米比亚人的悲惨处境，尼日利亚终于表示接受。

在讨论西方国家计划期间，我们要求更详细说明若干要点的时候，理事会有一些成员国认为南非对这个问题的所谓善意，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值得担心——鉴于南



非行政当局在这个领土和整个南部非洲坏得无法形容的恶迹，这实在是值得担心的。但是，我们一心一意地努力使对这项计划得到国际大力的支持。我们还特地建议西南非民组作出空前的让步，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些让步甚至超出第385(1976)号决议的范围。

结果，虽然第385(1976)号决议要求一切种族主义军队完全撤走，西南非民组却同意让剩余的1,500名南非军队留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民组更进一步委曲求全地接受一项关于沃尔维斯湾的无关痛痒的决议。沃斯特的法西斯保安人员应在紧要的过渡时期继续负担维持法律与秩序的主要责任。这些保安人员因残酷无情而臭名昭著，不必在此重提。另一方面，虽然比勒陀利亚政权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宣布表面接受这项和平计划，却同时开始对这项计划的一些规定作含糊其词和模棱两可的解释。这样更使我们怀疑比勒陀利亚对这个问题的诚意。

西南非民组没有拒绝这项计划，种族主义者自然失望。我们知道南非内阁的某一个冒险家擅自命令深入安哥拉境内约150英里，向设在卡辛加的纳米比亚难民营发动无理的、无缘无故的攻击。因此，南非狡猾地、虚伪地声称有保留地接受这项计划后几天之内，趁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还留在纽约设法要求进一步澄清西方提案内一些模糊地方——我必须强调，故意写得模糊地方——的时候，南非军队就发动另一次野蛮的冒险，对不幸的、无依无靠的纳米比亚难民肆加杀戮和摧残。鉴于这次攻击的性质和范围，大规模使用轰炸和伞兵部队，很明白的，对卡辛加进行灭绝种族的攻击，是几个星期前就准备好的，以作为整个凶暴计划中的另一个行动方式，其唯一目的是要彻底破坏和平计划。

西南非民组不肯因为卡辛加受到残暴的攻击而上当，不肯因此而发怒而撤回对这项计划的支持，虽然如此，种族主义行政当局的一帮人仍然对已知同情西南非民组的人发动最恶毒的骚扰、恫吓、诬蔑、集体逮捕和其他有关的暴行，不顾一切地拼命要扼杀这项计划。种族主义政权用尽一切诡计和挑拨行为来破坏这项计划之后，或许在秘书长的报告里看到又有一次机会制造新的障碍，阻挠这项计划的执行。

因此，就难怪种族主义政权的一些发言人吵吵闹闹地说，秘书长的报告与西方国家计划的意向、精神和主旨都不一致。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忸怩作态和模棱两可骗人的话再次描绘和衬托出南非的心思是多么卑鄙无耻。就此而论，我国代表团认为，沃斯特临别的傲慢态度是对安理会又一次故意惹人恼火的侮辱，也是至今以最轻蔑的态度违抗文明人类公意的一次。

请安理会各成员国恕我冒昧，我刚才谈到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希望我说了这些话以后，我们大家都能正确地了解尼日利亚和别的国家对纳米比亚怀着极大善意，在过去十七个月艰难的协商期间，在安理会内外，如何努力协助执行西方国家的计划。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宣布有保留地接受建议时，仍然继续假装蔑视安全理事会。

然而，安理会在此时如果被引诱而忽略了它在纳米比亚的主要目标，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联合国特别代表有效地、有秩序地、确实地监督和监察过渡时期所有各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执行安全措施，注意法律与秩序的维持，以及筹备和办理这个领土选举过程的紧要工作。

在这方面，我要公开宣布我国政府严重关切地注意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占领政权威胁和坚持它将在纳米比亚片面地继续办理选民登记。这件事是我国代表团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悍然违反西方国家的计划及安全理事会第431(1978)号决议。非法政权侵犯了联合国特别代表的权限，发动和进行选民登记工作，无疑是要强迫纳米比亚和国际社会承认一个既成事实，既然这样，根据事实本身判断，是无效的，因此没有法律效力或效果。

安理会的成员国无疑会同意，纳米比亚的选举过程，必须等到联合国实际派人驻在这个领土内之后，才能开始；在此之前，不得开始。南非种族主义者已经几次失信，有鉴于此，无人能合理地期望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南非视为不共戴天仇敌的民族主义运动——接受南非派人编纂的所谓选民名册，因为南

非决心要在实际上和政治上消灭西南非民组。别说这个名册不会是公正无私的。实际上，说得更恰当，这样一个选民名册里填着虚报的、不存在的选民，是一份不可靠的、毫无价值的文件。因此，西南非民组如果相信这种名册，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

现在我要谈订火问题。我国代表团深信冲突的真正两方，就是西南非民组和南非政府，绝对必须签订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订火协定。为了避免任何疑问，我们赞成此一文件在签订后，不仅应由联合国秘书长鉴定，并且交他保管。我强调这点，因为既然走到这个地步，我们就应该多一分努力，确保不会有不合理的错误来破坏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或继续推延不让纳米比亚人实现他们的合法愿望，在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上，过着自由人的生活。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注意到，西方五国坚定明确地认为秘书长的报告不仅符合，甚且正确地反映它们早些时候努力拟订后提出的建议。我们也非常感激地得悉秘书长已得到安全理事会的五个西方成员国的保证说，在今天的决议通过后，它们不会撒手不管这件事，而会继续个别地和集体地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必要时继续对南非施加压力，不但要它接受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决定，还要它协助秘书长、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其他工作人员集体履行联合国的神圣义务，促成一个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国的诞生。我国代表团希望和期待，在未来几个星期，在这一系列会议结束后，定于十月底举行的下一系列会议开始以前，我们集体保持警觉，不准许或鼓励有任何态度或行动可能使事情漫无目标地自由发展下去，或使我们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我要进一步强调，美国及其盟国以它们至上的荣誉、声望和力量，联合起来发挥外交和政治的影响力，不可造成一种局面，使18个月的谈判努力变成徒劳无益。

五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来出席会议，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

最后，我要重申尼日利亚始终地与西南非民组、我们非洲前线姊妹各国及安全理事会的五个西方成员国一心一意真诚地密切合作，以求实现崇高的、必然的共同

目标：使纳米比亚取得真正的独立，使纳米比亚人民得到和平、自由和尊严。我们希望并且相信这片诚意不会白费。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科威特）：我愿为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的逝世，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基督教人士，表示悲伤和哀悼。

主席先生，我利用这个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祝贺你以卓越的风度主持我们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决议。全世界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件大事标志着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结束，为纳米比亚人民带来一个新阶段。多年来纳米比亚人民受到了最残酷的一种外国统治，忍受随着外国统治而来的贫穷和种族隔离，也忍受无法形容的苦难。

在这项决议通过之后，我们愿意忘记过去，忘记种种黑暗的罪恶，专心致力于过渡时期和改革的新工作，希望纳米比亚人重新获得基本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与人权。

我国一向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争取领土独立的斗争，一向承认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纳米比亚即将独立，这主要是由于纳米比亚人民不惜牺牲，坚决斗争争取自决。我们赞扬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也钦佩他们的牺牲。我们也要赞扬各个前线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饱尝艰苦的岁月里，表现得很坚韧，有耐性，能刻苦，有政治家的才能。但是，他们坚持纳米比亚独立的原则，始终不向别人诉苦。我国代表团也要公开赞扬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所发挥的作用，它们面对着意外的考验，从来没有丧失信心，它们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所表现的决心和毅力，也许会取得期待已久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很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的解释性说明。我们对这项说明感到满意。在商讨这个问题期间提出的问题，几乎都因此得到了答复。我们很高兴见到联合国派在纳米比亚的人员所发挥的作用。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1(1978)号决议，联合国的目标是监察和监督整个选举过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国代表团极其重视联合国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我国代表团还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解释性说明第4页所载特别代表的任务。我们反对任何人想把特别代表置于行政长官之下，因为行政长官一定是走南非的路线。我们也很高兴看到秘书长对选民登记的

解释。 这个问题曾经使人感到担忧，其中是有理由的。 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始终努力执行第 431(1978)号决议，我国代表团想借这个机会，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谢意。 我们赞同 S/12827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的报告。 我们恳切希望秘书长不再迟延地着手推行他所建议的计划。

南非政府的态度不仅令人沮丧，甚至具有破坏性。 我们知道，光是核可秘书长的报告秘书长还是不能够着手实施方才通过的行动计划。 南非非法留驻纳米比亚，有实际的力量阻止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到达这个领土，即使准许过渡时期援助团进入这个领土，南非还有同样的力量使过渡时期援助团无法得到执行任务时所需要的行动自由。 因此亟须成功地执行行动计划，迫使南非合作进行当前这项工作。

但是，目前还没有获得南非的合作，最近南非外交部长来信说，南非政府经常负有保障纳米比亚人民安全的责任，只有纳米比亚人民提出要求，它才会离开。这几封信我们更担心南非会背信。 他又说，从秘书长的报告看来，纳米比亚人民还要应付一批军事人员，这种军事人员，照他的话来说，“实际上相当于维持和平部队或占领军”。 他把联合国军事人员说成占领军还不满意，甚至进一步公开藐视秘书长，声称“不论秘书长或联合国或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权推迟自决与独立的进程”。

我们不敢说南非不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片面宣布纳米比亚独立，把纳米比亚变成一个不是真正独立的国家。 任何国家如果不肯阻止南非努力制造另一个特兰斯凯的计谋，就是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努力执行第 385(1976)号决议的决心。 联合王国外交大臣欧文博士在星期三发言时，曾经促请大会注意这个可能性。 我们承认这个可能性不是绝对不会存在。 但是我们相信，如果南非继续违抗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行动。 鉴于长期以来南非始终违抗并作出人不道的行为，逍遥法外，安理会早该采取这种行动。 安全理事会的信誉攸关，如果不采取行动执行根据秘

书长的报告建议的计划，就会使安理会声誉扫地，使大家对纳米比亚取得真正独立的希望幻灭。

主席：谢谢科威特付总理兼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安理会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他发出了邀请。

努乔马先生：主席先生，我要以我国代表团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名义，同安理会和全世界亿万人民一道，对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的突然逝世，表示哀痛。我们向全世界天主教人士，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和教廷表示衷心的哀悼和慰问。

这是大约三个月内我第二次就纳米比亚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七月二十七日，安理会通过了两项有关纳米比亚的重要决议。安理会在第432(1978)号决议里确认纳米比亚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重申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的一个组成部分。安全理事会在那项决议中最后表示决心继续处理沃尔维斯湾问题，直到沃尔维斯湾重归纳米比亚的目标实现为止。

安全理事会在第431(1978)号决议里，除了别的以外，请秘书长尽早提交报告，提出他按照安理会第385(1976)号决议执行西方国家建议的意见。

大家都知道，秘书长已根据他的特别代表的建议，执行了这项任务。因此，他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S/12827号文件里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一定已注意到，我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写一封信给秘书长，这封信载于S/12841号文件。

我们在信里就报告中使我们颇感为难的各点，表示了我们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同我们立场一致的各点。我们仔细考虑了报告里的上述各点以后，基于我们对秘书长的信任，接受了这份报告，同时请秘书长保证使我们的困难得到解决。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在这次会议开始时的发言，他向我们保证在过渡时期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会得到适当的处理。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接受这份报告，并进一步保证在安全理事会核可的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过程中，它将同秘书长、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充分合作。

我要毫不迟疑地重申，在十八个月来的外交谈判期间，由于西南非民组表现出灵活性和折衷的精神，才能够作出进展。我们认为，由于这种政治家的风度，愿意作出必要的让步，我们才达到了目前的阶段。

相反地，非法的法西斯占领政权的态度和行动却不是这样。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生产的尖端武器装备 6 万左右的军队，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它不但仍旧顽强好战，而且对纳米比亚人民和安哥拉、赞比亚等邻国加紧采取镇压措施和进行侵略。最近一次侵略行为是从地面和空中轰击赞比亚的舍舍克城，结果有 30 名以上无辜的赞比亚平民死伤。

西南非民组和我们许多朋友都指出和警告过，比勒陀利亚政权既没有诚意，也不愿认真谈判如何使纳米比亚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它自始至终都在玩弄两面手法，毁谤别人的政治声望，操纵大众传播工具，装模作样，玩弄公共关系的把戏，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要替种族主义的南非宣传，表示它已经很努力地作出了所谓的让步。但是事实上南非政权在纳米比亚仍旧是不妥协。南非的这种态度和行为的的确违反了它表示接受的西方国家建议的内容和精神，也确实破坏了谋求协议解决问题的努力。

我在安全理事会上一次辩论中指出：

“甚至在目前这个阶段，南非政权还在威胁退出整个谈判过程，来使出它的第二类手法——所谓的内部解决。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想提醒大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目前这个严肃工作才在展开的阶段就说纳米比亚的外交谈判过程已经获得成功是很容易令人误解的。”（S/PV. 2082，英文本第 37 页）。



当时我还说：

“纳米比亚局势仍旧是疑云密布、危机四伏。”（同上）

那么，我们目前的处境怎么样呢？实际上正如我们所料，十八个月前开始的外交谈判失败了。

比勒陀利亚政权拒不接受秘书长的报告，因而背弃了在联合国主持下协商解决办法，而选择了它蓄意已久的内部解决办法，事实上就是要片面宣布独立。

正当人们努力谋求协商解决的时候，种族主义的南非却展开了一系列镇压措施和非法行动，例如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单方面任命了所谓的行政长官，并且颁布和重新颁布了若干镇压措施和紧急条例：例如一九七八年四月的行政长官第26号命令，根据这个命令，蛮横地逮捕、拘留和监禁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人，成员和支持者。

另一件严重的事情是，所谓的行政长官单方面宣布办理所谓的选民登记，准备今年十二月举行所谓的选举。

我们有证据证明，南非警察和军人，以及所谓的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图尔恩哈勒民盟）的外地工作人员和组织者，配备了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的武器，被利用来强迫人民办理登记。

我们已经写信给秘书长，说明我们对选民登记问题的意见。我们最后表示：

“因此，我们坚持要重新对待选民登记的问题，我们希望在过渡的进程开始时就立刻进行新的选民登记。”（S/12841, 第13段）我强调的是“新的选民登记”。

西南非民组方面和最近访问纳米比亚的人传来的消息明白显示，纳米比亚境内正在展开立法、行政和军事方面大规模的部署，作为单方面宣布独立或内部解决的准备。大家都确信，种族主义南非拒不接受秘书长的报告，已经使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之间，南非和联合国之间，呈现了新的对抗局面。

现在我们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对于联合国来说，特别是对负责维持

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来说，这种局面使它们的存在和信誉受到了重大的考验。希望这个世界机构，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能够正视纳米比亚目前正在发展的局势的实况和严重性。

南非拒绝同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合作执行各项决议和决定，而这些决议和决定的目的是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进行选举，使纳米比亚早日独立，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这显然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目前重要的是，本组织各会员国有责任执行这些决定，履行这些义务，因为它们支持和投票赞成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就是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关于这一点，我要特别对代表西方五国政府出席这次会议的五国外交部长说几句话。我要告诉他们，我们参加了西方五国所倡议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外交谈判，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历史性的责任代表纳米比亚受压迫的人民说话，使纳米比亚早日实现真正的独立。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确信谈判的过程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这样做，也是因为我们相信西方五国是种族主义的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同它有特别的关系，因此最适于向种族主义的南非施加压力，使它最后同联合国合作处理纳米比亚问题。但是，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恐吓的不是种族主义的南非，而是西南非民组。这种办法不但邪僻不公，而且支持与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蔑视违抗联合国，阻碍和压制纳米比亚人民的政治愿望。

我们正式宣布，我们之所以陷入这种僵局，很明显地完全是由于种族主义的南非执拗顽固，不肯妥协。种族主义的南非仍旧一心一意要在纳米比亚进行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因此它不愿同联合国合作，在联合国的监察和监督下让纳米比亚有真正的转变。

我们相信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这最后关头，西南非民组还是再度显示了它的灵活性，以便有另一次机会来努力协商解决办法。但是，南非已明白表示拒不接受秘书长的报告，有鉴于此，我们十分怀疑他如何能够实施报告中的计划。据我们看，这件事一定失败，不过有些人认为，还有挽转的余地。

主席先生，我要代表西南非民组中央委员会和受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向你个人表示感谢，否则我就没有尽到我的责任。西南非民组确实感谢贵国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的具体物质援助以及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援。西南非民组同时感谢安理会的成员国，也感谢非洲集团的成员，通过安理会现任的非洲成员国，使我们又能够到此地来，更充分地说明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和政治愿望；我们进行斗争的唯一目标就是使纳米比亚人民如愿以偿得到自由与真正独立。

我还要说明，我们要在这个战线和其他战线上继续追求这个目标，同时，我们再度保证我们愿意继续同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合作，协力寻求一个基础，使纳米比亚更快得到彻底解放。在这方面，西南非民组仍旧坚决主张在联合国的监察和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民主的选举。

最后，我愿真诚坦率地表示，纳米比亚的解放斗争是我们生死攸关的事。纳米比亚人民将继续反抗外国统治与压迫，并且同样坚决地反对强加给他们的新殖民主义解决办法，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尤其是安理会的西方常任理事国）斟酌运思，如果种族主义的南非，尤其是在这个时刻，再拒绝遵从联合国或同联合国合作，应该考虑选择哪些别的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刚才仔细聆听了五个西方国家外交部长的发言，我们将细心研究他们的发言。

我们已经忍耐太久了。我们忍耐，但是我们不能也绝不会永远忍耐下去到了民族自取灭亡的地步。

我们要继续斗争。

主席：谢谢西南非民组主席刚才向我表示感激我国参与支持西南非民组的正义斗争。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请让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我知道对你不仅是一项荣誉，也是一个艰巨的重担。从本月份开始以来，在今天的会议以前这段密切广泛磋商的困难时期，你已表现出领导的才能。我向你保证，在你任内所剩的日子里，或者说所剩的时刻，我将同你充分合作。

我还要谢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八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表现的耐心和明智的指导。由于他的努力，我们才能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困难。

我还要特别谢谢我们可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他们辛勤工作，为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我们经过千辛万苦，才达到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说我们已成功地把纳米比亚带到临近独立的时刻，其中大部分是靠秘书长的协助。今天，我们面前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只要本着以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精神去执行，就可以使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的独立。我们要感谢秘书长的努力。

我们还应向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马尔蒂·阿提萨里先生致敬，他以莫大的才干、技巧和正直的态度，最近到纳米比亚去执行任务。他克服了执行任务期间遭遇的许多（虽然不是所有）困难的问题，在拟订解决办法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还要欢迎尼日利亚、科威特、印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加拿大、美国 and 联合王国的外交部长，以及我的同志和亲爱的兄弟、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萨姆·努乔马先生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

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突然去世的不幸消息。我要向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天主教同事们和教廷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表示我国衷心的慰问和哀悼。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去世，世界上失去了一位有力的、民主的、进步的和平的人。

我们今天在此地并不是重新进行过去的辩论。我们的任务是参照秘书长最近的报告，来审查纳米比亚独立的可能性。八月初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带着许多工作

人员到纳米比亚去，对当地的局势进行一次初步调查。安理会交付秘书长的任务是提出一份报告，在报告里建议如何执行关于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提案，如何按照第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执行这些提案。特别代表从纳米比亚回来后，向秘书长报告纳米比亚的局势。

秘书长八月二十九日的报告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八月份到纳米比亚去的视察团的评价。据我看来，这个评价指出前途似乎通畅无阻，可以执行计划，保证纳米比亚取得独立。但是，报告也很清楚地表明，如果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进行。

秘书长在八月二十九日提出报告时，有些成员国建议我们应该立即授权秘书长着手执行我们面前的计划。我们之中有很多人觉得这样太仓促，因为报告中指出有些问题还需要澄清，有些障碍需要清除。我很高兴地说，大家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看法，我们因此能够进行一系列的协商，来审查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秘书长十分积极地参加各次协商。我要谢谢他耐心地同我们讨论我们疑虑和担忧的问题。

我热烈欢迎并完全接受秘书长的解释性发言。

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今日的情况下，要怎样作才能保证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使纳米比亚取得独立。鉴于八月二十九日报告里的评价，秘书长的建议应该推动我们走上正确的方向。然而，我们手中这个关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以后，才能发生作用。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事。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的计划，只有等到有关各方保证停止敌对行动，才可能实施。目前，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似乎是一种障碍。南非和西南非民组双方的部队仍在从事军事活动。几天以前，南非外交部长写一封长信给秘书长，控诉西南非民组的敌对行动。信里还说，西南非民组应该多多少少表现它愿意停止军事行动。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南非的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造成这种行动的原因；因为西南非民组的行动不过是对压迫和暴行的反抗，只要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这种反抗就会经常发生。

虽然如此，西南非民组仍然表示愿意公开保证停止敌对行动，但以对方作出同样保证为条件。它曾经表示，现在也表示愿意同南非签订一项停火协定，交由秘书长保存。姑且不论最好用什么方式订立这样的协定，到目前为止这显然是最好的一个建议。我强烈支持这项建议，就是南非和西南非民组立即签订停火协定。我认为，这是联合国着手采取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述行动的最好基础。

其次，整个行动必须按照原定的日程进行。在幅员这样广大的一个国家里筹办选举的方法需要很多的时间。只有经过适当的程序，才能达到独立。因此选举必须经过筹备，独立的日期也要据此决定。这个程序不能颠倒过来。

因此，纳米比亚无法按照原定日期，于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取得独立。正如秘书长的报告说：

“有关各方迟迟不能达成协议，使这些工作不能在这个日期之前完成”。

( S/12827, 第17段 )

因此，制宪大会的选举最早也要到明年春天才举行。然后应由制宪大会自行决定独立的日期。

现在，我们要讨论第三点，就是选民登记的难题。纳米比亚就要举行第一次全国选举。选民登记，编制选民名册是任何选举的关键；登记的过程确定哪些人可以投票，哪些人不可以投票。

纳米比亚的选举是预定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举行的。我同几乎所有的成员一样，认为这就是说，联合国必须监督选举过程中每个阶段的情形。其中当必然包括编制选民名册在内。

但是，今年春天，南非政府任命的所谓纳米比亚行政长官在纳米比亚发动一个

登记程序，作为预定选举的准备。这种作法是没有经过任何协商，就从联合国手中抢走选举过程中应由联合国负责的一项关键工作。南非在纳米比亚的行政当局编制的选民名册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我自己无从知道，但是，最近联合国特派团回来时证实我们在七月听到的办理登记时发生恐吓和舞弊情事。但是很明显的是，必须由特别代表审查名册，确定他认为这些名册是否经过适当编制。如果他并不认为经过适当编制，就不可以采用，而必须在联合国的监察和监督下重新开始选民登记程序。

应该注意的另一个要点是，必须允许所有流亡国外的人回国办理登记，不论他们居住时期的长短，必须容许大家对名册提出有效的指责，并在选举前至少两个月把名册公布。

此外，我要补充说明，我认为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人数必须维持原议案。军事人员的人数或指定包括在民事人员以内的民警人员的人数，都绝对不能减少。这些人数应由联合国参照需要而决定。菲利普少将已在纳米比亚仔细考察部署办法，并确定需要 7500 人来执行联合国在过渡时期的工作。

当然，还可能有一些关于后勤部队的问题。如果我对秘书长的发言了解正确，7,500 人这个数目之中包括 2,500 名后勤人员。我以平民的观点来看，这个人数相当小。秘书长的报告指出，有必要纳米比亚的民间机构承办后勤工作和其他业务。这个办法可能并不妥当。这种民间承包商应当是什么人呢？需要多少非联合国人员呢？承包办法难道不会使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军事人员过份依赖这些机构吗？归根结底来说，这些机构可能会受南非政府的左右。但是，我深信，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菲利普一定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

我很高兴听到秘书长决定任命汉内斯·菲利普少将为过渡时期援助团军事人员指挥官。但是，纳米比亚是一个非洲问题，我希望付指挥官由一位非洲人担任。当然，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名额应该公平分配。然而，照道理来说，在军事人员中，非洲人应居于主要的地位。非洲部队的人数应该很多，才能使纳米比亚人相信，

被南非占领的危险已经过去了。

我国代表团共同提出并投票赞成 S/12865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其中提议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采取行动。然而，我国代表团这样作，是因为了解到，这项行动必须符合我们刚才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也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385 (1976) 号决议的规定顺利进行选举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断定联合国能够适当地监督过渡时期和筹办选举的工作。

最后，我要吁请大家注意当前阶段值得注意两点。第一点是谨慎。我认为，我们最好一方面帮助过渡时期援助团展开工作，同时要认识到未来的道路是艰难的。很多事情可能出问题。因此我建议——这只是一个建议而非正式的提案——我们用一种方法来保证我们能在关键阶段审查我们的进度。我认为，我们必须规定在完成登记程序后，由安全理事会审查情况，以便保证诸事进展顺利。因此，我建议，秘书长应在登记程序完成时立即向安理会报告选举筹备工作的进度。这样可以保证安理会的成员对纳米比亚情况有充分了解，并能够对我们努力的成果作出自己的结论。

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制宪大会的代表选出以后，纳米比亚仍然没有政府。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起草和通过宪法。因此，我们应该准备在必要时把联合国纳米比亚行动的期限延长，使它远超过一年；因为，决不能因为一年时间已满，在选举结束后，就撒手不管纳米比亚。显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我们最好现在就有准备。

最后，我要感谢并祝贺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在过去十八个月的主动倡议和建设性努力。我还要感谢并祝贺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的技巧和耐性。我深信，反过来说，安理会的西方国家也会感谢安全理事会的非洲成员国，包括毛里求斯在内，和其他不结盟的成员国，以及我的同志和亲爱的兄弟，西南非民组的萨姆·努乔马先生，时时刻刻向它们表现的合作精神。我但愿萨姆·努乔马先生不久



成为独立自主的纳米比亚的总统。继续战斗，非洲是不可分裂的。

主席： 我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陈楚先生（中国）：

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在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上，已经全面地阐明了我们对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本立场。概括地说，这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领土完全和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我们一贯主张，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必须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从纳米比亚撤出其一切军警人员和行政机构，并立即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立即归还给纳米比亚。

当前，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人民英勇斗争的沉重打击下，虽已日暮途穷，但仍负隅顽抗。它出尔反尔，毫无信义，不久前，竟悍然声称撤回前此所作的口头许诺，顽固坚持要在纳米比亚继续玩弄所谓“内部解决”的花招，妄图通过由它一手操纵的伪“选举”，扶植傀儡政权，以保持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殖民统治。它还变本加厉地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武装镇压，并且不断侵犯邻近的非洲国家。与此同时，超级大国，特别是那个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旗号的超级大国，也在虎视眈眈，积极准备进行插手干预。这就说明，在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的道路上，确实还存在着不少障碍。纳米比亚人民为了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还需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不断挫败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破坏和捣乱，坚决防止和排除超级大国各种形式的插手和干涉。

中国代表团投票支持第四三一号决议时，曾明确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可或全面赞同西方五国所提出的“解决纳米比亚局势的提议”，并指出了该项提议存在的严重缺陷。我们还曾明确指出：我们一贯对于派遣联合国军队的做法，在原则上持有不同立场，并申明我们对西方五国提议中涉及派遣“联合国过渡时

期协助团”的内容有严重保留。鉴于第S / 12865号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提议批准秘书长的报告和决定向纳米比亚派遣“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的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参加对第S / 12865号决议草案的投票，并且对于有关的经费开支不承担任何责任。

谢谢你主席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加蓬)：在谈到我们面前的问题以前，我想表示加蓬代表团听到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宗坐逝世的消息，感到震惊。为了这件不幸的事，加蓬代表团要向教廷常驻观察员表示衷心的哀悼。

国际社会依然记得大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决定纳米比亚以后由联合国直接负责。

这个决定，就象在它前后的其他各项决定一样，始终形同虚设，也就是说，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比勒陀利亚对本组织的指示采取置之不理、傲慢、轻蔑和漠视的态度。这等于告诉我们，国际社会只用威胁性的决议、理论性的决定、不用暴力，只用无关痛痒的制裁，是无法压倒可恶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这个政权是本世纪、本组织、安理会、(某些国家喜欢讲的)人权、(南非领袖经常提到的)基督教文化的耻辱。不管怎样，我们要指出，尽管安全理事会以前通过许多决议，但正当这个区域的不稳定局势、威胁和危险笼罩着我们的时候，安理会不得不重新讨论纳米比亚的悲惨问题。

就在我们快要达到我们崇高的共同目标，以和平方法引导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时刻，南非却肆意背弃过去的承诺。换句话说，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385(1976)和第431(1978)号决议后展开的进程惨遭阻断。许多人心里所怀的希望也变成泡影。南非再一次傲慢拒绝本来可使纳米比亚问题和平解决的途径，这样一来，安理会五个西方国家、许多其他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同事虽然处处设法保证以一个和平公正的解决办法，使纳米比亚人民最后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行使自决和独立不可剥夺权利，却是徒劳无功。

令人极为不安的是，比勒陀利亚当局突然蛮横地转变态度，又对秘书长的报告提出无理的批评。其实，秘书长的报告仅是概括说明需要分成若干阶段，来创造有利的气氛，以便举行真正的选举，绝对没有任何地方违反西方国家的建议。这一点，

( 加蓬 )

提案国也承认。利用无理的批评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只能欺骗甘愿受骗的人。

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拒绝接受秘书长的报告，是南非重施故技，向安理会和国际舆论挑战。对于提出这项安理会赞同的计划的五个西方成员国来说，这等于是一次惨败。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改变主意，也是因为自从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两个进步的非洲国家取得独立以后，这两个政权怕得要死。它们感到恐惧，所以变本加厉地违反历史潮流，企图永久推行它们的奸计。

但南非种族主义真正忧虑的是，秘书长的报告并不主张仓促采取行动，反而订出一切必要的办法，以保证纳米比亚全体人民，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监察下，在安全、平静、客观、平等的适当情况下，进行竞选工作。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纳米比亚的全体人民都有平等的机会。

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主张种族隔离的人常常改变立场，为什么在和平谈判的道路上制造这么多的障碍，这无非是想破坏西方的计划。这样它们就可以象津巴布韦的情形一样，搞一个所谓内部解决办法。

各种明显迹象——最近南非增援它在纳米比亚的驻军，屡次侵犯邻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空，采取挑衅的手段、肆意逮捕和屠杀非洲民族主义者，单方面编制选民名册等等——都证明这一点，也清楚显示出，比勒陀利亚选择内部解决的道路，是为了阻止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参加选举，强迫纳米比亚接受南非挑选的领导人。因此，比勒陀利亚阻碍按照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的计划，执行国际社会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使非洲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复杂危险。

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击破比勒陀利亚这种拖延战术并采取具体行动表明它们再也不能忍受比勒陀利亚的侮辱。实际上，这种侮辱是我们必须对抗的挑战。

整个国际社会必须拒绝接受南非不按照秘书长的报告的规定擅自做出的任何决定。

(加蓬)

当时，我国代表团支持西方的计划，投票赞成并全力支持秘书长的报告及其解释性说明，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国际可以接受的任何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的关键。

当然，秘书长的报告既然通过，就表示要把它执行。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向比勒陀利亚的领袖作最后一次呼吁，要劝他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不要再走他们历来所走的对抗路线、最后要面对事实，再度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为棘手的纳米比亚问题找出一个公正的、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也想呼吁西方国家对比勒陀利亚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施加各种压力，使它恢复理性，也就是说，同非洲民族主义者进行坦率的对话。尽管非洲民族主义者指出秘书长的报告有缺点，但还是接受了这个报告。在这方面，西南非民组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尽管它同比勒陀利亚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它仍然愿意寻求可能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一切途径。

西方国家有能力使比勒陀利亚恢复理性，现在更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们制定了计划，但现在却无法执行。如果这个计划失败的话，不仅安理会的信誉，就连这个计划的提案国的信誉，都会受到严重打击。

我们希望南非最后了解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同非洲人达成协议，非洲人才会把南非看成是一个有信用的国家、一个负责任的谈判对手。要做到这一点，南非必须同意按照西方的计划进行对话。

最后，我要赞扬秘书长和他的同事向我们提出这个很好的报告；我也要向西南非民组主席、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科威特、尼日利亚、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杰出的外交部长表示欢迎。他们出席安全理事会，就是非常确实地证明他们各国很重视为这个伤脑筋的纳米比亚问题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苏联)

哈尔拉莫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说明我国代表团对当前的问题的看法以前，我象刚才已经发言的其他代表一样，对教廷的元首——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的逝世，表示哀悼。他为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的合作及和平作出很大的贡献。

主席先生，我在开始讲话的时候，也想表示我同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一样，认为你在执行安理会九月份主席的职务时，表现出的外交才能，而我们在九月所处理的问题是极为重要复杂的。

我现在谈谈当前的问题。苏联对目前安理会审议的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是根据我们的原则立场决定的，而我们的原则立场是主张彻底消除殖民压迫制度的一切残余，侵害人民平等独立地立的行为，以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切残余。

目前，南部非洲是人民为彻底消除一切形式殖民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主要地区之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奥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给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阿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团结斗争国际会议的贺电说：

“苏联人民一贯支持消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南部非洲的最后残余，要求把一切权力移交给以爱国阵线为代表的津巴布韦人民，要求南非的武装部队撤出纳米比亚，给予该国真正独立；并要求消除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几十年来，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统治者一直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明目张胆地蔑视国际法的准则、违抗联合国关于立刻给予该国独立的许多决定。比勒陀利亚当局在纳米比亚强迫接受并继续推行邪恶的种族主义政策，大规模地镇压当地人民。南非当局派有大量军队驻在纳米比亚，现在又设法炮制一个傀儡政权，继续奴役纳米比亚，对它实施殖民统治。

如果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集团想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财富，并在那里维持南非的一个军事据点来对抗独立的非洲国家，怂恿南非采取这种政策，南非就

(苏联)

无法这样长期拒绝依照联合国的要求撤出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境内在西方垄断集团控制下的矿业公司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残酷地剥削非洲人民，以榨取几十亿美元，这些利润大部分最后落在西方国家，也就是说，落在一心一意维持和加强纳米比亚境内殖民制度的人的手里。

一如联合国各项决定一再强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推行的政策，对非洲这一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纳米比亚人民坚决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殖民政策。他们不肯接受这种奴隶的地位。

多年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人民进行持久的民族解放斗争，取得纳米比亚和其他各地人民的信赖及广泛支持，成为纳米比亚人民公认的领导。西南非民组在国际上的威望日增。现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都承认它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真正的代表。

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西南非民组现在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能干熟练的工作人员，来负责解决有关取得独立和治理国家的问题。

如果说，现在大家都承认，给予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的问题刻不容缓，这因为纳米比亚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取得节节胜利。

我们必须立刻解决如何保证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问题。许多联合国决议已指出这个问题唯一可靠的解决办法，其中规定比勒陀利亚政权完全停止占领纳米比亚，立刻撤走南非的行政机构、警察和军队。严格遵守对南非实施的制裁，并由安理会通过更有效措施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国际上完全孤立、受到抵制，必能确保落实联合国的决定。

从这个观点来考虑秘书长的报告中的建议，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些建议决不是保证纳米比亚过渡到民族独立的最好办法。我们深信，在过渡时期在纳米比亚维持南非的行政机构和一些南非军队，是同联合国过去的决定背道而驰，也是毫无理由的。

(苏联)

一方面，这种做法制造出人为的障碍，妨碍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独立，另一方面，还因此需要派遣大量联合国军事部队和工作人员去纳米比亚克服这些障碍。毫无疑问，如果一开始南非就从纳米比亚完全撤走其行政机构和武装部队，纳米比亚就一定能够通过更有效的方式取得独立。纳米比亚人民既不能走上这条平直的路，却有人建议他们另走一条障碍重重的道路。这个责任应该由某些国家承担，因为些这国家有机会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但它们不肯这样做，因此使纳米比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苏联代表欢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努乔马同志来参加安理会的工作。他领导的组织多年来领导纳米比亚人民进行英勇斗争，重申他们争取自由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

我们想指出，我们了解西南非民组的立场，这个立场，西南非民组主席努乔马同志刚才说得非常清楚，令人信服。在当前的情况下，西南非民组为了确保纳米比亚人民尽快得到解放，已经表示愿意接受秘书长的报告和附带的解释性说明内提出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考虑到西南非民组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立场，没有反对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其中包括联合国会员国的军事部队和民事人员在内。我们的出发点是，派遣援助团到纳米比亚去，目的是保证所有南非部队和行政机构立刻完全撤离纳米比亚，并以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独立。

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同时强调联合国这项使用武装部队的行动必须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来进行，也就是说，一切有关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成立、组成、指挥和职责，以及驻在纳米比亚的时间等问题，必须由安理会直接决定，并经常由安理会严格管制。联合国部队中不得有任何来自与南非有密切接触的国家的人员。秘书长和他派驻纳米比亚的特别代表应当对安理会完全负责，因为只有安理会这个机构有权力



(苏联)

作出决定、控制和指挥这些驻在纳米比亚的工作人员的行动。

关于联合国纳米比亚行动筹措经费方法问题，苏联代表团重申苏联已在安理会表示过的原则立场。

在苏联代表团看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内应当规定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拒绝遵守安理会决议。其中也应当规定如果南非今后继续违抗联合国的意愿，安理会就采取适当措施对南非施加压力。此外，我们认为决议某些部分含糊不清。比方说，我们认为决议应更具体说明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任务是什么、也应指出南非行政长官的行动应当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严格控制之下。

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问题解决办法所持的立场；以及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整个过程，只能使我们对纳米比亚未来事态发展和联合国在这方面所起作用的疑虑加深。苏联代表团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不容许利用决议里和秘书长的报告中规定的措施，来损害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苏联决意密切注意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始终维护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苏联支持西南非民组受到普遍承认的任务，即保证纳米比亚取得独立。

今年九月二十六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联大全体会议上说：

“必须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从非洲大陆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扫除，那些想维护非洲人民所痛恨的殖民主义政权的人，必须了解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已经是一败涂地。……

“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一定胜利。南部非洲人民的独立，非洲大陆每一寸土地获得自由，都是为期不远。”(A/33/PV.8, 第4页)

这就是我们对这问题所持的立场。

主席：我谢谢苏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玻利维亚)

罗隆·安纳亚先生 (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全国哀悼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宗坐的突然逝世。我国代表团感谢地听到各位代表的慰问，并向教廷代表阁下表示我们感到深切悲伤。

玻利维亚代表团热烈欢迎今天同我们在一起开会的外交部长和国家元首。

玻利维亚上一次在安理会发言讨论纳米比亚局势时，曾经表示坚决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是一个月前第一个建议批准秘书长的报告的国家。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倡议公正无私、前后一致，也是因为他提议的程序既实际又客观。在我们看来，今天我们听到的解释性说明使我们庄严保证执行的建议更加切实可行：就是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按照第385(1976)决议和今天通过的决议，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我高兴地投票赞成通过这项决议，帮助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现其建设性和合理的态度，避免在一个情况下把推行民主政治和分散力量混为一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伟大的、英勇的代表，由于它的民族正统性，得到联合国的承认。西南非民组同南非故意阻挠的立场相反，它表现出谅解、有政治责任感，因而博得我们的支持。

我想再次感谢秘书长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各项报告给我们指引方向。主席先生，我深切感谢你在纳米比亚独立这一令人不安长期存在的问题上所作的一切努力。

玻利维亚认为，只有由人民在没有恫吓和偏袒的情况下，选出一个民主政府，才能在纳米比亚这样的国家里充分行使主权和自决的权利。我们希望纳米比亚一开始就是真正自由的国家。真正的民主国家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内在的要素——没有真正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另一个是外在的要素——不能够也不应该以外来压力，更不应该以精神上或经济上的干预，象玻利维亚在致力于成立人民机构时所遭受的干预来干涉人民表达的意愿。七月九日的努力受到外来行动的挫折，但人民重新努力，

( 委内瑞拉 )

在现任政府的推动下，各政党缔结一项条约，以便很快实现我国外交部长几天前在大会发言时所说的话：由玻利维亚人为玻利维亚人举行选举。

关于刚刚通过的决议，我国代表团要公开声明，玻利维亚一开始就欢迎安理会西方五国辛勤努力进行调解。我们诚恳感谢它们参与工作，认为这是具有极大价值的。

至于这项决议本身，我国代表团要指出其中第5段要求南非合作。本决议的各项规定，尤其是这项规定，必须大力执行。

最后，决议里没有提到沃尔维斯湾。玻利维亚领土曾经遭受侵犯，玻利维亚人民因失去一段海岸线而蒙受极大的损失，因此，玻利维亚非常重视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相信，没有提到沃尔维斯湾并不表示安理会不如已往一样决心维持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包括沃尔维斯湾在内。

主席：谢谢玻利维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委内瑞拉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刚才提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和大家共同努力，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和跨国公司非法占领、压迫和剥削下的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我们担忧地看到南非政府不理睬西方五国达成而载于今年四月十日 S/12636 号文件的协议。这个协议的目的是订出必要的制度、手段和保证，使纳米比亚通过和平、有秩序的方式取得独立。

今天，安理会作出认真坚决的承诺。安理会通过了秘书长的报告，并据此在秘书长的权力下成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就是要求安理会各成员国在它们责任范围之内，和本组织支持努力执行报告中所提议的措施。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充分显示出有诚意、有决心合力执行秘书长的报告，我们对此感到高兴；但在另一方面，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却相反，没有作出相同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促请南

( 委内瑞拉 )

非表示愿意合作，按照纳米比亚在国际社会主持和保护下表达的意愿，推动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

我国代表团想再次公开表示渴望一个独立、繁荣、自由和自主的纳米比亚迅速诞生，因此，我国政府保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合力执行秘书长这个详尽卓越的报告中为过渡时期安排的行动。

下午七时四十分散会